

懷念三哥 丘宇澄

• 丘宇黎

自從三哥突然去世的噩耗傳來，我在悲痛中常追憶我們兒時的日子。三哥小的時候長得白裏透紅，胖胖的配著大大的雙眼、長睫毛和一頭黃毛，走在街上路傍的小孩都用臺灣話叫他“美國人！美國人！”

上小學時，他長得眉清目秀，剃了個光頭。二姊要他穿上媽媽的旗袍打扮成尼姑，溫順的三哥果然照辦，他一邊打著傘，一邊問我們像不像尼姑，我們看了都笑成一團，直說：太像了，太像了。他也很高興把我們逗樂了。記得那時每頓飯後，他都端起盤子，把它舔的乾乾淨淨，我一直以為他是嘴饞。有一天我又看見他端著盤子在那裏舔，我就問他是不是還沒有吃飽，他說不是，是爲了讓媽媽洗碗時容易洗一點。當時他十歲，我七歲，我聽了很吃驚，也很慚愧，他是那麼細心地爲媽媽著想，而我卻連想都沒有想到。

初中時，三哥體恤媽媽要上班教書，又要趕回家爲我們煮飯，他總是自動自發的幫媽媽生爐子、掃院子、煮飯、洗碗、早上五點起來做饅頭。媽媽怕他太累耽誤功課，就不讓他再做了。小時候家庭經濟拮据，三哥總是打著赤腳踢足球，我問他怎麼不穿鞋踢呢？腳不會痛嗎？三哥說他赤腳踢是爲了省鞋子，順便也可以把腳皮練厚一點。我聽了又是一驚，他寧願自己腳痛，卻捨不得讓媽媽花錢買新鞋。

高中時，三哥常邀臺南一中的同學在家中院子涼風徐徐的大榕樹下打橋牌，一打就是幾個鐘頭。我在日式房子紗窗裏看到他們四個理著平頭，穿著白汗衫、黃卡其褲的男生聚精會神打牌的樣子，那真是一幅純真少年的景象，如今仍很清晰的浮現在眼前。

上交通大學時，三哥長得瀟灑英俊，我的一個女同學不知怎麼看到他，就告訴其他的同學說：“丘宇黎的哥哥長得很英俊”，結果有五個女同學一定要我帶她們到家中來看三哥。我深知三哥生性靦腆，一定不願意見她們，於是我想了一個計謀把他騙到客廳。他毫不知情的跟著我進了客廳，一眼就看見那麼多小女生坐在那裏望著他偷笑，嚇得他轉頭就跑。事後我的女同學還抱怨沒有看清他的模樣。

一九七二年，我隻身來美求學。三哥擔心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紐約，特地寫信給他在紐約附近的交大同學，囑咐他們有空去看我。剛到紐約不久，康制憲和他的未婚妻一起到學校來看我，他們的關懷，使我覺得不再孤單。聖誕節假期宿舍要關閉，我正在發愁不知道去哪裏過節，宋利偉和他的太太邀我一起去參加他們和其他兩位校友夫婦的華盛頓 D.C. 遊行，讓我過了一個永遠難忘的聖誕節。後來陸陸續續其他交大同學齊國珏、卓永中和張石麟都曾經來看過我，使我感覺我也是交大的一份子。我一直沒有機會向大家表示我心中的謝意，在此請接受我晚了三十年由衷的感謝，謝謝你們對我的照顧和關懷，更要謝謝齊國珏，是他讓我認識了我的夫婿李彥欽。三哥的細心關懷，讓我感到很幸福，同時慶幸自己有這樣一位愛護弟妹的好兄長。

交通大學和研究院畢業後，三哥加入菲力浦公司工作。一九七九年，經教授介紹，三哥與秀外慧中、賢妻良母型的三嫂結婚，次年生下女兒曉嵐，一家三口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九七〇年末，三哥進入工業界，管理工廠，雖然他溫和、善良、謙虛的性格並不適合於工商界這一行，但是以他待人誠懇、做事認真、努力不懈的工作態度，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就使工廠業務蒸蒸日上，成為年輕的創業家。父母兄弟姊妹都非常欽佩他，也以他為榮。

一九八九年，三哥和三嫂決定結束臺灣的事業，攜女兒移民來美國。第二年他們在洛杉磯買了新房準備長住。但是過了一年，三哥前去休士頓發展，從此一切都改變了。他和三嫂結束了十七年幸福的婚姻。三哥是那麼善良、敦厚、重感情、永遠為別人著想的好人，他在壯年遽逝是我們的家人和親人永遠無法接受的傷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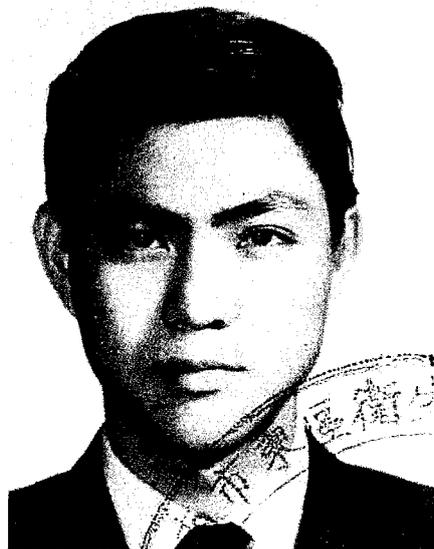
三哥心裏一直惦念著他的女兒曉嵐，他在臨終前始終念念不忘曉嵐，非常欣慰的是在他交大同學的熱心幫助下，我終於和曉嵐取得聯繫。

三哥，請你安息吧，你的女兒曉嵐來看你了，她知道爸爸始終是愛她的。

三哥，請放心吧，血濃於水，我會代你照顧曉嵐的，幫助你了卻你的心願。

三哥，你永遠是父母的好兒子，兄弟姊妹的支柱和光榮。

我希望來生你還是我的哥哥，我還是你的妹妹，互相扶持，互相照顧。



年少時候的丘宇澄學長